刑案匯覽

刑案匯覽卷二十

目錄

略人略賣人

查出妻係被拐之婦毆死拐犯

因貧和賣卑幼為婢買主知情

圖利賣休回之女與人為義女

嫌童養媳目疾賣與他人為媳

和賣出嫁降服胞姊與人為妻

和賣小功服姊與人為妻

畧賣弟婦未成以致氏母自盡

職官將受寄內姪女價賣為妻

價賣寄養他人子女分別治罪

儒師姦拐學徒之妻

太監與傭工婦女逃匿後送回

和同誘賣轉託凭于傭工之女

被人拐逃之婦乘機誘拐轉賣

聽從姦拐買休之婦

業已逃出之婦商同輾轉逃匿

婦女被誘逃出轉嫁並非背夫

姦婦逃向姦夫同住捏作夫妻

逃出姦婦謀令姦夫前往同匿

被拐者不知情但拐未賣亦絞

姦拐婦女商帶年幼使女同逃

姦夫用藥迷拐姦婦一死一傷

偷抱幼孩爲子被哭氣閉身死

謊指良女願賣爲妾致女自盡

弟將婦女拐賣囑兄代爲送往

欲拐婦女商令搖船幫同護送

已將婦女拐出央令船戶戕送

誘逼婦女旅賣致其翁自盡

首犯先已開棺從犯後至剝衣

發塚案內被逼跟從並未動手

發塚案內畏懼走回事後分贓

發塚案內在場瞭望即屬爲從

發塚案內領路指引並未分贓

同時同地發掘三塚從犯擬絞

發塚三次首從各犯未便加重

發塚七次首犯加擬絞決

發掘前代藩王先賢名臣墳墓

刑案匯覽卷二十目錄終

略人略賣人

和誘將婦送回婦女赴案投首

陝撫　咨王泳娃姦拐郭袁氏同逃郭袁氏投回一案該省以王泳娃誘拐郭袁氏送回並非出自該犯之意且又經逃逸與畏法悔罪者不同將王泳娃仍依和誘知情為首例擬軍郭袁氏赴案投首照自首法免其被誘之罪仍科姦罪經該司以該犯若無懼法悔罪之心又焉肯偕行送往該犯於送回袁氏後雖復自逃逸而袁氏已歸本夫即與首還無異改照

和誘擬軍刺配
減徒時官爲起
除刺字案裁起
除刺字條

誘拐婦女閣控
斷令婦女回家

知人欲告而於財主處首還律於軍罪上減一等擬以杖九十徒二年半固屬允協惟檢查嘉慶二十三年直隸省咨吳大有將姦婦許董氏誘拐至家姦宿後聞本夫許添祥查知控告卽令董氏回歸將吳大有於和誘軍罪上量減一等擬以滿徒王泳娃一犯與吳大有情節相類仿照辦理祇可於軍罪上量減一等擬以滿徒　道光六年說帖

河撫　咨郭萬漋誘拐張王氏後令氏自行回家一案檢查辦過彩案搶奪及誘拐婦女案內於搶拐後

查周亞麥拐陳氏後復令人將陳氏交本夫領回核與送還本所減二等之律不符究與竟行拐去遠颺無蹤者有間應照和誘例量減一等浙江乾隆十七年通行本內江蘇案

如因鬥控畏懼本犯及其父母兄弟將婦女送還向俱將本犯照自首法分別減等至誘拐婦女後因聞控畏懼囑令本婦自行回家雖與送還者不同第聞拿即令本婦自行回家尙有畏法之心較之拐後逃匿作爲妻妾或行嫁賣者究屬有間自應衡情量減以示區別此案郭萬琢因張王氏向其述及貧苦該犯欲圖拐賣與誘同逃並未通姦亦未嫁賣旋聞氏夫控縣差緝該犯心生畏懼卽令該氏自行回家尙知畏法未便因其並非赴案投首卽依本例問擬該

司將該犯郭萬聚於和誘知情爲首罪非例上改爲量減一等擬以滿徒被誘之張王氏亦量減一等改擬杖九十徒二年半係屬允協應請照辦

道光五年說帖

拐犯親屬首送減徒被拐不減

江西撫　咨外結徒犯焦先敬姦拐吳楊氏同逃報官後經焦鳴皐將焦先敬吳楊氏一併追獲呈首將焦先敬照聞拏投首例於和誘擬罪上減一等擬以滿徒吳楊氏係因人連累亦聽減一等擬杖九十徒二年半本部以被誘知情並非因人連累將吳楊

科誘自首免其拐罪仍科姦罪

拐犯之父被逼首告不准減

氏仍改照本例擬以滿徒　嘉慶二十五年案

安撫　咨白光極姦拐無服族弟白光年之妻白張氏同逃於事未發覺之先帶同白張氏赴案投首應免其拐逃之罪仍科姦罪　嘉慶二十二年案

安徽司　審辦李全姦拐胡氏一案查李全與陳登科之妻胡氏通姦情熱起意拐逃因伊妻龔氏於產後患病起意休棄寫立休字將龔氏交與妻兄龔勇與聽其另嫁隨將胡氏誘拐同逃捏稱夫婦赴媒人李氏家託尋雇主旋經本夫陳登科查知尋見該犯

之父李進忠責令找人嗣經李進忠擅迴該犯毋交陳登科喊告送部查李全因與胡氏戀姦情熱將患病無故之妻休棄與姦婦胡氏同逃認為夫婦是該犯休已妻而拐人妻已屬淫惡其被伊父李進忠擅迴扭交破案係本夫陳登科逼令找尋事出無奈並非伊父自行查知棄首與得相容隱之親屬首告不同該司照和誘本例擬軍尚屬妥協

批既是如此應於稿內添明为免疏漏 嘉慶元年說帖

拐賣幼女後向其親告知領回

直隸 咨秦大得拐帶幼女業已價賣與人為婢旋

受託覓工誘賣其婦隨帶幼女

因被拐之父母查詢將實在下落告知領回其女情同自首應照例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　道光六年案

直隸司　查例載誘拐子女與賣不分良人奴婢已賣未賣但誘取者被誘之人若不知情爲首擬絞監候又將受寄他人十歲以下子女賣爲奴婢者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各等語此案苑周氏拐賣幼女姐兒前據該督審將苑周氏依受寄他人十歲以下子女賣爲奴婢例擬軍經本部以情罪未協駁令妥擬去後茲據該督咨稱苑周氏因孫才帶妻孫楊氏及

八歲幼女姐兒在該氏家寄住迨孫才覓無工作先
自回歸仍將妻女寄在該氏家內託其照應尋工即
屬受寄該氏將姐兒偷賣與朱慶餘爲婢姐兒與其
母孫楊氏均爲該氏受寄之人當該氏領賣姐兒之
時訊無先向孫楊氏誆誘情事核與設計誘拐者情
尚有間將宛周氏仍照受寄他人十歲以下子女賣
爲奴婢例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等因咨部本部詳
核案情孫才先託宛周氏爲其夫婦覓主傭工迨後
帶妻楊氏與八歲幼女姐兒同宛周氏上京住宛周

興販婦女尚未
賣出被人搶去

氏家內居住孫才因覓無雇主先回仍將楊氏等寄
與苑周氏家託令照應尋工是孫才先後止係託其
照應尋工非寄義可比即以受寄論而孫才亦止託
其爲妻覓工祇能以楊氏爲受寄之人妞兒係八歲
幼女經其同帶領撫養豈能亦以受寄論苑周氏將
妞兒設計誘拐自應照誘拐本例未便曲爲量減應
令該督按例妥擬具題　道光十一年說帖

湖廣司　此案汪尚暘等各自興販婦女欲圖轉賣
獲利尚未轉賣卽被唐秀成等搶去該撫以該犯等

意在圖利轉賣之時自必不分良賤未便即照賣爲妻妾之例問擬將汪尙陽等均依興販婦女轉賣與他人爲奴婢例擬流未賣減一等律擬徒等因咨部查興販婦女例內並無未賣減等明文今汪尙陽等興販婦女欲圖轉賣之人未便因其尙未賣出減等問擬致與定例不符惟旣未轉賣則所販之人或爲奴婢或爲妻妾子孫尙在未定自應酌照賣爲妻妾例科斷該撫將該犯等於興販婦女賣爲奴婢例上減等擬徒罪名雖無出入引斷究未允協汪尙陽等

圖販婦女多人擬流不准收贖

二馮玉白陳秀沅等均應改依與販婦女轉賣與花
人爲妻妾例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十二年說帖

北撫 咨王文明興販婦女一案查此案先據該省
將王文明依興販婦女賣與他人爲婢例擬流仍照
情重發流例改發黑龍江爲奴等因咨部經本部以
王文明自嘉慶八年四月起至十三年十二月先後
圖販婦女幼孩十二口分賣與人爲妻婢僕婦若非
夥衆開谿何以拐犯各同婦女俱送交該犯圖販若
非抑勒强賣何以被略婦女俱肯甘心順從並恐有

強姦污辱情事且情重軍流改發黑龍江之例久經
刪除亦未便復行援引駁令另行審擬茲據該省遵
照指駁情節逐層縷明王文明實係圖利出錢回買
婦女如果係夥衆開窰該犯只須收贓婦女嫁賣分
贓何必先行出錢回買至被誘婦女因見該犯係出
錢所買並非同夥且拐犯得錢後隨即走去各婦女
不能向該犯爭論所以俱甘心順從內有邵羅氏因
不肯聽從嫁賣該犯仍即送回實無抑勒強逼及姦
污情事各婦女到案時俱已據實供明將王文明改

與販婦女容留之犯酌擬枷杖

照興販婦女轉賣爲婢本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因該犯圖販婦女多人分離姑媳母子情節較重雖年逾七十不准收贖聽從和誘之徐大顯等分別擬徒查核情罪尙屬允協應請照覆 嘉慶十七年說帖

安撫 咨外結徒犯李二秀孩興販婦女賣與黃全等爲妻應照例擬徒解太元容留興販枝與容留拐犯有間應比照容留拐帶之例量減爲枷號一個月杖八十 道光三年案

買主盤出略賣情由將女轉賣

蘇撫 題張貴略賣許女子案內買主洪老七本不

誘拐子女賣主
知情故買

知情買為養媳旋向許女子盤出被拐情由恐許姓
找往不依即將許女子轉賣與人為義女情同販賣
洪老七應比照與販子女賣與他人為子孫例杖一
百徒三年　嘉慶二十二年案

盛京刑部　咨外結徒犯劉明義拐他人婢女小春價
賣一案查和誘他人奴婢賣為妻妾者律內罪止杖
八十徒二年例內不分良人奴婢擬極邊足四千里
充軍有例不得用律應依例科斷至買者知情律稱
與犯人同罪罪至死減一等而檢查辦過成案知情依

買之犯有與之犯同罪擬軍者復查名例稱與同罪律註云所得同者律耳若律外引例充軍爲民等之不得而同焉細繹其義蓋以律爲一定不易之書例則隨時斟酌然一事而今昔不同有律輕例重不合於律故註明律外引例不得而同係爲矜恤之意且誘拐不知情婦人子女案內本犯罪應擬絞者知情故買之犯尚得以同罪至死減等擬流而和誘知情案內本犯罪止擬軍知情故買之犯轉應與本犯同罪擬軍於情法本未平允自應依律註以同律爲斷

此案旗人劉明與林泳和之婢小春通姦有孕恐被伊主看破該犯向小春商允轉賣令伊妻劉梁氏誘出向衣林太告知情由托其賣與知情之李鳳鳴為妻係屬和誘知情應將劉明依和誘知情為首不分良人奴婢例擬軍衣林太明知姦拐代為價賣即屬為從應與被誘之小春及聽從伊夫誘拐之劉梁氏均依為從減等擬徒知情故買之李鳳鳴應依和誘他人奴婢賣為妻妾杖八十徒二年買者知情與犯人同罪律杖八十徒二年分別旗民折枷發配劉梁

買主知情彩拐擬徒不知不坐

氏小春分別收贖酌決該侍郎將劉明依和誘他人奴婢本律擬徒袁林太李鳳鳴等俱依爲從減一等均屬錯誤應行令改擬專咨報部道光四年奉天司說帖

湖廣司　查例載和誘知情爲首者發遣爲從及被誘之人俱減等滿徒又律載和同相誘兩相情願賣良人爲妻妾子孫者杖九十徒二年半買者知情與犯人同罪各等語檢查五十八年湖北省劉交等誘拐閔氏嫁賣案內張九知情故娶閔氏爲妻照和同相誘兩相情願賣良人爲妻妾買者知情與犯人同

罪律擬杖九十徒二年半咨結在案今吏部以逃犯
曾正昌經王嚴華說合承娶棄女爲妻是否知情夥
拐抑係不知情誤娶獲犯時作何定擬之處咨部查
覆 職等查誘拐案內承娶拐逃婦女爲妻妾除知情
夥拐照和誘爲從滿徒外其不知情誤娶者向俱免
其置議至知情故娶之犯雖與誘拐爲從不同但明
知故犯自應照和同相誘兩相情願買爲妻妾律擬
徒所有逃犯曾正昌將來被獲時 如審係知情故娶
即應照此律辦理本

和賣功服姪女本夫殺死買主

批既有舊案應交該司照舊案改擬咨覆 乾隆六十年說帖

直督 趙楊二小因裴趙營明知劉氏係該犯之妻用財買娶本屬有罪之人該犯用鳥鎗將其放傷身死應照擅殺律擬絞監候劉五將期親出嫁降服大功之姪女楊劉氏和賣與裴趙營為妻應照和賣良人為妻妾律杖九十徒二年半被誘之楊劉氏減一等 嘉慶二十五年案

娶主不知拐情但知有夫之婦

浙撫 咨孫阿小誘拐陳岑氏嫁賣娶主鄭阿如雖不知拐賣情事第既認陳岑氏係陳阿小之妻混行

查出妻係被拐之婦毆死拐犯

買娶情同買休將鄭阿如比照買休律擬杖一百

嘉慶二十二年案

北撫　題王得富踢傷王正時身死一案查此案王得富因素未認識之王正時姦拐張前容之妻吳氏捏作孀居弟媳賣與該犯為妻該犯並不知係拐賣嗣王正時潛赴該犯家又欲邀吳氏逃走被該犯撞見走避即向吳氏詢知實情氣忿起意捉拿送官隨邀允何家受等幫同找獲揪扭赴縣因王正時不走該犯等將其毆斃命該省將該犯依罪人已就拘

因貧和賣與幼
為婢買主知情

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等因查王正時誘拐吳氏賣與該犯為妻該犯業經詢知實情且吳氏既非依禮改嫁即不得為該犯之妻該犯因王正時復欲將吳氏拐逃致將王正時共毆致斃王正時雖係誘拐罪人該犯究無應捕之責應將王得富改依凡鬬共毆人致死律擬絞監候 道光六年說帖

安徽司 審辦西城察院 移報孫宅使女三姐帶傷自抹身死一案查律載略賣弟妹及姪為奴婢者杖八十徒二年和賣者減一等買者知情與犯人同

罪牙保各減一等又例載和誘買賣期親卑幼依律分別擬徒各等語此案李五商同胞姪李二將李二胞妹三姐賣與孫宅爲婢馮六王二孫董氏知情說合言定身價京錢七十吊李五同李二出名寫立白契收用身價本年三月十八日三姐同伊老主母雷氏出門探親留家遺落耳環一副雷氏令伊找尋無著至二十一日雷氏用木板將三姐臀上責打並押令找尋三姐旋於二十三日用菜刀自刎身死當經西城指揮驗明亦係帶傷自刎身死並無別故塡格

緣供並據孫宅呈出李五等賣字詳城一併移送到部查雷氏毆責三妞係依法責打並非折傷律得勿論惟三妞賣字係載明胞叔李五胞兄李二出名即據李二供稱因貧並出自三妞情願而李五李二按依和賣弟妹及姪為奴婢律應杖七十徒一年半孫宅係買主知情應與同罪雖據家人李順供稱係伊老主母雷氏作主而伊子現列京秩同住在京於伊母契買婢女豈得諉為不知即當時或未及知而事後豈未查問情由瞞看字樣既有罪坐夫男之例似

難留之不問至馮六王二孫董氏知情媒合亦應減
等擬徒現奉
堂諭交館查核相應摘叙案由援引條例交館核辦律
例館　查律載設方畧而誘取良人為奴婢及畧賣良
人與人為奴婢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和同相誘及兩
相情願賣良人為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若畧賣子
孫為奴婢者杖八十弟妹及姪者杖八十徒二年和
賣者減畧賣一等被賣卑幼不坐給親完聚賣者知
情與犯人同罪不知者不坐又例載和誘畧賣期親

卑幼依律分別擬徒又契買婢女務照價買家人例民人將文契報明本地方官鈐蓋印信倘有情願用白契價買者仍從其便各等語是賣良人子女與人爲奴婢在凡人則分畧賣和誘兩相情願三層被賣之人雖出情願而凡人不應於中取利故律與和誘同科若父母親屬價賣子女卑幼出於兩相情願必實因生計維艱萬不得已其情可憫則於法當原律內止分畧賣和賣而層其不言兩相情願者明其不與和誘同科也律內所稱和賣本承上文誘取之語

因子外出家貧將媳嫁賣與本夫買休不同應與知情之娶主均照不應重杖其媳免議斷還本夫姑念饑饉之年身價免追

道光四年直隸任彩案

而言是以誘賣期親卑幼擬徒例內特將誘字指出可見出於卑幼情願並非尊長誘賣者即不在照律科罪之列且律稱買者知情同罪不知者不坐知情者謂知其和誘略賣之情也若謂買者但賣即坐則買者但買即知豈復有不知不坐者乎況例內既有契買婢女是官給印信自契備買仍從其便之文是價買非誘非略之婢女無遵定例更可概見該司拘泥律文以為價買出於情願之子女亦應將其尊長及買主照律科罪係屬誤會職等謹就諸例參觀互證

是否有當仍候

鈞定後交司遵辦 此館議說帖交司後承審司員各就所見復具說帖二件錄後

安徽司 查和同相誘及相賣良人為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相誘者註云取在已也兩相情願者言相賣也律文以相誘在已相賣與人分兩層並非以和誘及兩相情願分為相賣中之兩項蓋相誘在已則為和誘相賣與人則為和賣可以已誘而減其未賣之罪斷無已賣而不從和誘之法至賣子孫條律內和賣二字正承上文相賣而言蓋維兩相情願故為和有

一不顧即非和也本律言和賣不言和誘例內更將誘字指出則誘取在己者亦坐罪較之律意更嚴密矣且律意重在賣爲奴婢其賣爲妻妾子孫尚未至辱身賤行故律無明文至奴婢則身居下賤已在齊民不齒之儔在旗人受雇傭工且干銷除旗檔之禁綦嚴關繫及婚姻各門奴婢之與平人良賤攸分判若霄壤斯在爲父母者尚不得已而鬻賣子女尚可姑且聽之若尊長之於卑幼本非其子女亦忍而爲之辱沒卑幼甚及門閭即爲因貧不能養活而除賣

為奴婢一法甚䟽無可憑生即為出自卑幼情願而尊長何以代為出名且收用其身價況出自卑幼情願者而不謂之和則必不情願者而後謂之和而略賣皆為和賣期親尊長之和賣卑幼者以其出自卑幼情願而不依律科罪則大功以下有犯此者准情酌理又將何以科之斷結一案即留成樣恐以後紛紛引用不特非名出入攸關於風俗人心尤屬大有關係至例內自契價買婢女仍從其便之文是論買婢之身契非論所買之婢女蓋買物亦各有主卑幼

之身非尊長所得有則總非尊長所得賣似不宜聽
從其便現在李五同李二和賣胞姪女一案贓等拘
泥律文管未敢率行定讞擬求
名堂另派熟練司員辦理期無錯誤而重刑章謹稟

安徽司　查律載凡設方畧而誘取良人爲奴婢及畧賣
良人與人爲奴婢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和同相誘
取在已及兩相情願賣良人爲奴婢者杖一百徒三
年若畧賣子孫爲奴婢者杖八十弟妹及姪杖八十
徒二年和賣者減一等若窩主及買者知情並與犯

人同罪牙保各減一等不知者俱不坐各等語統析
律意蓋非爲買人賣人之預立此科條特誅略誘和
誘之心情同賊盜故列入賊盜門中跡其欺罔牟利
除凡人不識外親屬中以服愈遠罪愈重分別治罪
雖分尊且親之祖父於其子孫和誘亦擬杖罪以其
欺罔牟利朋比營私迥非尋常買賣卑幼意無機械
但圖苟活者可比且推嚴略誘和誘之情爲主買者
並治以知情之罪其懸奸容惡不稍寬假也若夫在
賣者既無挾制之勢又無詭騙之言在被賣者並賣

貪戀所欲之情規求非分之事此等不得已之情相情願似難附人略人略賣人律中誠以略誘者有奸力可恃和誘者有奸心可誅若以奸心奸力俱無之兩相情願亦加以略誘和誘之刑則稱情立法律意未必如此不情夫例者理也理過則例合律載窩主買者知情與犯人同罪特舉而示之曰情是則明指知其爲誘和誘之情非謂知尊長卑幼之事如以有其事即謂知其情則凡買家人奴婢者無不有罪律內所載不知不坐之文竟成贅瘤矣此等案五同

李二奚賣胞姪女二妞和保因貧嫁賣並無略誘和誘情弊議者擬欲以略人略賣人律條科罪是竟以毫無機械但圖苟活之人科以陰謀詭計引誘誆騙之罪似乎案律兩不相蒙至買主牙保人等在賣者本無情弊則買者自無情可知雖欲加之罪轉患無詞也即必欲以辱沒卑幼玷及門閭大義責備愚氓亦所不辭然其跡可憫則於法當原此等案情在所不少必曲為文致引用略人略賣人律條則斷結一案即留成樣此後紛紛援引不惟愚氓無所措其手

足且恐本律特誅叛逆牟利之心轉隱也所有李五

等契買三妞一案應毋庸議職愚見所及是否有當

伏候

鈞示律例館　查此案前經職等繕有說帖呈

堂交司照辦旋據該司司員等自行兩議先後繕具說

帖二件奉

諭交館再核職等查略人略賣人律內共分七節首節

言凡人設方略而誘取及略賣者次節言假以乞養

過房爲名而轉賣者三節言和同相誘在已及相賣

於人者四節言略賣和誘他人奴婢者五節六節言
略賣和賣子孫親屬者末節以竊主買主牙保等總
承各節言之各節內言誘取言略賣言和同相誘言
相賣言略誘言和誘字面參差不齊多互文以見義
亦舉此以該彼律文簡嚴當就通身文義參看不得
拘於一字一句致以辭害意也詳繹律意略與和不
同而其爲誘則一其和略賣子孫親屬一節雖未指
出誘字其實拔承上文誘字之義不言誘而誘在其
中所謂互文見義舉此該彼者也按之末節則其意

自見自賣者知情與同罪不知者不坐所謂知者知其和誘略誘也不知者不知其略誘和誘也但知賣即坐則但買即知又何不知不坐之有此義甚明顯而易見如謂父母尊長和略賣一條既無誘字雖不誘亦當坐罪則此律內所稱平人略賣相賣者即無誘字在內乎且所稱略誘和誘者即無賣字在內乎是則以辭害意動輒牽扯者矣然則誘賣期親條例內特將誘字指出而契買婢女呈官鈐印及白契紅契所買奴婢又各有明條若謂概不准買賣身契逃

乾隆二十四年通行內載湖南臬司條奏窮民當饑寒交迫之時將妻孩子女售賣與人原非得已向所不禁惟棍徒興販居奇應請定例將興販之人治罪等語

何而來又何以官爲印契總之賣人坐罪之律在凡人則無非利己害人未有賣而不誘者故無不坐罪若父母尊長則有誘與不誘之分如爲圖利起見或略或和同哄誘其子孫親屬而賣之是骨肉自殘故繩之以法如赤貧之民饑寒待斃困於計無復出於是鬻賣以各全其生此等情形豈能目之以誘既不爲誘則不當治以誘賣之罪矣例內所稱契買奴婢者此類是也是以契買奴婢之家比比而然而內外問刑衙門辦理情節若此者亦從無照誘拐定擬之

圖利賣休回之女與人爲義女

嫌童養媳目瞎賣與他人爲媳

案該司後具說帖一件較爲平允似可照辦道光八年說帖

北城察院　移送王二因女五兒被夫休回圖得身價賣給趙張氏爲義女將王二比照略賣子孫爲奴婢杖八十律減一等和賣又減一等擬杖六十

道光二年浙江司現審案

浙撫　咨周仲山先聘夏氏爲媳並有婚書過門童養名分已定乃因夏氏雙目患瞎將夏氏捏作已女賣與蔡善慶爲媳將周仲山比照略賣子孫之婦爲奴婢律減一等擬杖七十徒一年半鄒長春知情

圖財娶合應照爲從擬杖六十徒一年吳氏給伊父領回聽其另行擇配蔡善慶訊不知情應毋庸議

嘉慶二十四年案

和賣出嫁降服胞姊與人爲妻

蘇撫　咨外結徒犯史發將出嫁胞姊史氏和誘賣與黃松茂爲妻係降服大功應將史發照和賣良人爲妻依本律杖九十徒二年半　嘉慶二十三年案

和賣小功服姊與人爲妻

廣東司　查律載和同相誘賣爲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爲妻妾子孫者杖九十徒二年半賣大功以下親爲奴婢者從凡人和略法等語是和賣凡人爲妻

名賣弟妻未成
以致氏母自盡

妾較之賣爲奴婢者既得減等科罪則和賣親屬爲
妻妾亦應較賣爲奴婢之罪減等定擬律言賣爲奴
婢而不言妻妾者舉重以該輕也此案蕭阿得將出
嫁小功服姊蕭氏和同誘賣與陳阿才爲妻雖律無
治罪明文但與賣爲奴婢不同自應照凡人賣爲妻
妾律辦理至蕭氏聽從改嫁與犯姦無異誠如
鈞批杖罪應行的決餘罪收贖乾隆五十四年說帖
安徽司　查例載誘拐大功以下緦麻以上親及親
之妻審無姦情者仍依賣大功以下尊卑親本律分

刑嫁堂妹將背夫逃走之堂妹收留主婚改嫁案載嫁娶違律主婚媒人罪條

則和略擬以徒流又律載賣大功以下尊卑親者各從凡人和略法又略賣良人為奴婢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為妻妾子孫者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語此案金才畧誘胞弟金三之妻吳氏希圖嫁賣查弟妻服屬小功如果嫁賣已成應分別奴婢妻妾擬以流徒今吳氏中途詢知乘間逃逸事屬未成既無姦情事白應照律減等科斷至該犯因將吳氏拐走致其母情急自盡例無專條即比照父母因殺姦不遂羞忿自盡例姦夫亦非止擬徒吳氏係被金才畧誘並

非知情律不坐罪其母自縊由於金才拐逃伊女氣忿所致亦與該氏無涉該省聲明金才罪應擬徒業經畏罪縊死應毋庸議史氏給親完聚均與律例相符似可照覆 嘉慶十五年說帖

職官將受寄內姪女價賣爲妾

晉撫 奏已革未入流丁榮將內姪女張女子揑作使女賣與徐溝縣門丁陳升爲妾並未向張女子告知實情與設計誘賣無異第張女子自幼父母雙亡託交該員恩養年久且其母臨終時言明長大成人聽憑擇配若照常人誘拐擬絞似無區別將丁榮於

價賣寄養他人子女分別治罪

誘拐殺罪上量減一等滿流惟身係職官將內姪女揑稱使女價賣與長隨爲妾殊屬卑鄙應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張女子另行擇配 嘉慶二十四年案

東撫 咨孫李氏等價賣寄領求乞之女一案此案孫李氏求乞度日有張人傑劉鄭氏各因出外求乞不能照管幼孩將媳女小暖姐小喜姐託該犯婦寄領求乞該犯婦因貧難度商令張五桂等將小暖姐等價賣與人爲婢該撫以例無明文咨請部示查拐賣子女之例重在誘取二字誘取係設計引出提詞

轉賣被誘者骨肉離散而其親屬茫然不知故例應擬絞若其親屬先將子女送交寄養受寄之人因而乘機價賣雖子女與財物資產不同而價賣之時係先行受寄並非設計誘出其情實與受寄而費用者無異費用受寄財物既得准竊盜論減等定擬則受寄子女轉賣之案仍照誘拐之例擬以絞候似覺情輕法重如竟酌減擬流又較之和誘爲首之案似覺輕縱細心酌核應將孫李氏依誘拐子女被誘之人不知情擬絞監候例量減爲極邊足四千里充軍

儒師姦拐學徒之妻

道光三年說帖已纂例○按說內稱查和賣十歲以下子女律應同略誘法是受價他人十歲以下幼小子女賣爲奴婢子孫無論被賣之人是否兩相和情願或受寄子女雖年在十一歲以上而非兩相情願甘心聽賣者自應將首從名犯分別問擬軍徒如十一歲以上子女情願聽從賣爲奴婢子孫者則應依律減等科斷其賣爲子孫較賣爲奴婢者有間亦應減等問擬至知情故買之犯應仿照收留迷失子女律若買者知情減犯人罪一等如不知情及被賣之子女均免科罪

直督 咨尙統因與業徒王魁隴之妻王劉氏通姦輒起意拐逃雖自行投首惟到案並不據實供明猶敢牽拉無辜婦女捏詞抵賴與據實自首者不同且該犯身列庠序設館課讀竟致不顧名分始與學徒

之妻姦淫繼復帶領同逃實爲士林敗類若仍照尋常姦拐擬軍似與齊民無所區別不足以端士習應於和誘知情爲首擬軍例上量加一等發烟瘴充軍聲明係實發烟瘴毋庸刺字經本部以極邊足加一等發極邊烟瘴仍應以四千里爲限面刺烟瘴改發四字 道光四年案

太監與傭工婦女逃匿後送回

提督 咨送程進忠因鄭范氏託伊尋覓傭工地方未妥迺不即時送回輒商同潛逃居住已至一載有餘係 屬和誘惟程進忠身係太監其和誘鄭范氏隨

和同誘賣轉託見主傭工之女

圖服侍起見並無別故迫因貧苦不能養贍范氏欲覓伊夫鄭六郎將范氏送回夫家情尚可原應於和誘知情為首擬軍例上量減一等擬以滿徒劄發順天府定地充徒鄭范氏照為從再減一等

嘉慶二十五年山西司現審案

浙撫咨外結徒犯閆上達因呂湯氏將女三姑送交傭革王轉託該犯找主該犯乘機誘賣與憑空誘拐者有間將閆上達照和誘擬軍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三姑依被誘之人再減一等 道光二年案

山東司　查此案許進貴與毋張氏通姦將張氏誘拐同赴別境揑為夫婦賃房居住嗣張氏因受苦不過不願跟隨逃至董元家中將被拐情由向其哭訴央求作主董元隨起意轉拐嫁賣商同孫玉紀泳太令張氏認為伊戚使女賣與馬中郊為妾查許進貴和誘張氏罪應擬軍該犯董元因而乘機轉拐嫁賣若與許進貴一例問擬為首之罪似覺無所區別除許進貴業經畏罪自盡外該省將董元依和誘知情為首例酌減擬以滿徒為從之孫玉擬徒二年半尚

聽從姦拐買休之婦

屬衙情辦理似可照覆 嘉慶十五年說帖

雲南司 審擬楊得新控告韓四藏匿伊妻孟氏一案查辦理誘拐之案若被誘之人不知情者罪應緩首知情者爲首擬軍爲從擬徒並不論被誘之人是否係買休之婦均應按照本例科罪至買休律應離異係指當時知情和同買休者而言若當時並不知情後雖知係有夫之婦亦不在離異之列此案王氏因孟氏與夫口角將孟氏勸至伊家住宿王氏因曾聞韓四囑託倪氏說親輒敢乘機慫恿孟氏另尋生

將女賣與人爲
婢復行拐回許
配案職奴婢毆
家長條

路誘允孟氏跟同韓四姦宿得受謝禮錢文是三氏
實係和誘知情爲首韓四明知孟氏係有夫之婦將
其帶走即屬爲從按律應擬滿徒迨孟氏之夫楊得
新詢知赴城控告傳案王氏逃逸該城將韓四擬以
杖責發落孟氏旋即逃出向韓四告知韓四復帶同
孟氏潛匿是韓四係收留逃走婦女爲妻罪止徒二
年應從其重者論仍依和誘爲從例擬以滿徒該司
以孟氏係買休之婦將該犯於和誘爲首例上量減
擬徒定罪名雖同而誤坐該犯以爲首之例殊致引

案已逃出之婦商同輾轉逃匿

用不協自應另行改擬其應擬杖一百之處查該犯先經該城杖責應請交司查明補足杖數以符定例至楊得新媒娶孟氏為妻成婚後始知係有夫之婦與知情和同買休律應離異者不同似未便斷離擬杖致失平允應予免議該犯既非買休則孟氏亦未便官賣應仍斷給楊得新領回完聚嘉慶十八年說帖

奉尹　咨高氏因被正妻陵虐逃出中途與李學貴撞遇商同逃走高氏旋復與李學貴素好之李明通姦被李明拐逃將李學貴照和誘擬軍例量減一等

婦女被誘逃出
轉嫁並非背夫

擬以滿徒李明照爲從再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
嘉慶十九年案

浙江司　查律載妻背夫在逃而輒自改嫁者絞監候又輯註云背夫者謂非因別事事爲背棄其夫而逃也律貫誅心故其法重如和同相誘犯罪逃走有被誘畏罪之因即非立意背夫也各等語今浙省邱阿三因姦和誘祝李氏同逃將祝李氏賣與汪正來爲妻嗣因本夫祝元忠控告差拘該氏羞愧自縊身死該撫將邱阿三誘爲首擬軍聲明祝李氏背

夫改嫁律應擬絞業已自誌聽毋庸議經該司以該
氏改嫁係邱阿三誘令所致與自行逃出改嫁有間
應仍照被誘減等擬徒行令更正等因辦等查邢李
氏與邱阿三因姦和誘同逃被其得財嫁賣是該氏
之改嫁係由邱阿三誘令同逃所致正與逃走有被
誘畏罪之義相符自不得與背棄其夫而輒自立意
改嫁者並論是以向來遇有婦女因誘同逃被人嫁
賣之案俱照被誘減等擬徒今該司擬令更正洵屬
妥協應請照辦 嘉慶元年說帖

姦婦逃向姦夫同住捏作夫妻

逃出姦婦尋令姦夫前往同居

河撫　咨外結徒犯楊三祿與無服族兄楊三幅之妻楊王氏通姦因姦懷孕慮恐敗露潛逃至該犯家相依情非誘拐惟該犯既將王氏捏爲妻室留與同住亦未便僅科姦罪將楊三祿於和誘擬軍罪上量減一等擬以滿徒楊王氏再減一等　道光二年案

直督　咨劉根誠與張孝之妻何氏通姦何氏因伊夫禁止往來央求伊父何九生將伊帶領同逃並寄信劉根誠而往一同居住並非該犯起意拐逃將劉根誠依和誘擬軍罪上量減一等擬以滿徒何氏再

縱姦之案姦婦
攜帶子女同逃

減一等　嘉慶二十三年案

陝撫　咨任潮棟姦拐任袁氏同逃一案查因姦殺死親夫之案悉以本夫是否縱姦分別定擬至姦夫誘拐姦婦同逃其本夫縱容與否例無分別治罪明文惟查姦夫既與婦女通姦又復誘拐同逃自應照和姦知情爲首例擬軍若係本夫縱容妻妾與人通姦致被拐逃則本夫先已無恥自啟其戀姦誘拐之端且係有干律擬之人而姦婦又應離異自不得與本夫不知姦情姦婦仍應給領者並論若將姦夫亦

直督咨許具漋與月娥通姦主令趙大名將月娥拐至家內惟月娥係屬婢妾將許其漋量減擬徒趙大名月娥照爲從再減一等嘉慶二十二年案

照例擬罪殊覺漫無區別參觀縱姦本夫被殺之例姦夫姦婦罪名既得輕減則本夫縱姦以致姦婦被拐之案亦應量減定擬以昭情法之平此案任潮棟與袁氏通姦係本夫任春範並伊父利其資助知情縱容嗣任春範因向任潮棟索錢未給禁止袁氏不許與任潮棟往來袁氏勿聽任春範將其毆打隨外出傭工後任潮棟又與袁氏續姦起意拐逃向袁氏商允袁氏即攜帶幼子雙貴女盛兒與任潮棟同逃坦稱夫婦賃住街必理空房旋被拿獲赴任潮棟之

奴及雇工和誘家長之妻同逃

與袁氏始則宣淫無忌繼復戀姦同逃皆由本夫貪利縱容所致該撫將任潮棟依和誘知情爲首例擬軍袁氏減等滿徒殊未允協自應量予末減以示區別任潮棟應改於軍罪上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袁氏於滿徒上量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係犯姦之婦杖決徒贖離異歸宗任春能仍照縱姦本律杖九十其父任應敏病故勿議房主雷必理訊不知情亦毋庸議 道光二年通行已纂例

江西撫 咨會申向在湖南零陵縣典史汪慎太處

爲長隨因汪慎太病故隨同汪慎太之妻汪陳氏妾
汪許氏回至江西原籍曾申向汪陳氏告辭回家汪
許氏聞知私向曾申談及正妻汪陳氏管束嚴禁亦
不願在家苦守曾申遂起意拐賣乘間向汪許氏哄誘
同逃代爲覓人另嫁汪許氏允從曾申雇定船隻即
於是夜汪許氏竊得汪陳氏元銀一百兩與曾申乘
間逃出上船開行汪許氏將銀交給曾申收入衣箱
分臉嘅欵汪陳氏查知報縣當將曾申等緝獲查長
隨和誘家長之妾同逃例無作何治罪明文惟查犯

姦律例內奴姦家長之妾與姦家長期親之罪相同
誘拐之罪亦可類推自應即照和賣家長期親以下
親屬之例擬遣應發遣何處本例未經指定第奴
僕及雇工人調姦家長之母及妻女未成原例同屬
發遣今已改發極邊烟瘴充軍是和賣期功以下親
屬發遣亦應一律充軍尤可參觀而定酌由合依奴
及雇工賣家長之期功以下親屬和者發遣例改發
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仍以極邊足四千里為限
面刺烟瘴改發四字汪許氏除籍取正妻汪陳氏元

銀一百兩折庫銀九十兩按照卑幼私擅用財罪止
杖九十不議外合依被誘之人減等滿徒例杖一百
徒三年照律收贖給汪陳氏領回等因咨部查例載
奴及雇工人和賣家長之期功以下親屬者從重等
語細查此條例文係乾隆二十九年本部議覆原任
廣西按察使袁守侗條奏仿照和誘大功以下親屬
例纂定和誘大功以下親屬舊例係照凡人誘拐定
擬而凡人和誘知情為首舊例發寧古塔給披甲人
為奴嗣因調劑遣犯改爲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其

奴及雇工人發遣之處未經修改查從前舊例奴雇與凡人罪名本已迥分遠無可復加自應一體辦理今凡人誘拐已改發足四千里充軍若將奴及雇工拐賣家長親屬之犯與凡人誘拐同科未免漫無區別該撫恭照奴及雇工人調姦家長之妻未成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仍以極邊足四千里為限面刺烟瘴改發四字現在罪名雖與凡人誘拐相仿將來脫逃即應加等照發新疆核與凡人稍有區別應如所咨辦理道光五年通行已纂例

晉撫　咨頡張氏誘拐家長之妾渠趙氏同逃一案
查頡張氏雇給渠昌湧家傭工該氏將渠昌湧之妾
渠趙氏誘拐同逃該省既經訊明該氏之夫外出營
生並不知情自應將該氏照雇工和誘家長之期功
以下親屬例問擬乃該省將該氏照凡人和誘知情
例科斷罪名雖無出入引斷究未允協應即照例更
正至頡榮生子聽從頡張氏誘拐渠趙氏同逃該犯
係張氏夫弟婦人誘拐例內止有罪坐夫男明文並
無夫之親屬知情同拐作何治罪之處該省將該犯

和誘在逃奴婢
欲行價賣

照凡人和誘爲從例擬徒倘屬允協似可照覆

道光五年說帖

安徽司　查律載收留在逃奴婢而賣者杖八十徒二年被賣在逃之人減一等又例載誘拐婦女不分良人奴婢已賣未賣但和誘知情爲首者擬軍各等語今該司核覆尹禿子誘賣在孜一摺奉

諭交館核議遵查尹禿子因王三家二十一歲婢女在孜被主母責打逃走里許坐歇啼哭該犯瞥見即乘機哄誘拐賣復商同王勝祥等轉輾藏匿月餘始被

弋獲是尹禿子等結夥誘賣甫經潛逃婢女自應依和誘例定擬又湖廣司審辦劉二誘賣王住兒一稿查王住兒係旗下家奴被主責打之後竄匿二月有餘討乞度日劉二在鋪沽飲詢知情由起意賣錢使用商允同逃卽被盤獲查王住兒係在逃兩月有餘之逃僕旣與甫經走避之在孜不同且王住兒被劉二誘逃係當時被獲又與在孜之被尹禿子等拐逃久匿者迥別惟查劉二究係哄誘王住兒轉賣自未便提引收留在逃奴婢轉賣之例擬徒一年致滋輕縱

和誘婢女婢與房主畏罪自盡

若竟照和誘擬軍亦覺過重劉二一犯似應於和誘擬軍例上量減一等擬以滿徒以昭平允王住兒亦應按爲從遞減仍照逃奴例核辦　乾隆五十四年說帖

江西撫　咨廖員觀誘拐婢女唐桂香一案查誘拐子女例內不分良人奴婢俱應一例科斷檢查乾隆五十四年安徽省尹禿子誘拐婢女在逃照例擬軍在案此案廖員觀因與廖廷相家婢女唐桂香通姦誘令同逃將唐桂香拐至廖張氏家藏匿嗣被受雇挑送行李之曹僱觀向廖廷相告知廖廷相稟縣拿

獲向廖員觀究出藏匿處所廖張氏唐桂香聞知先後畏罪自盡該省將廖員觀依和誘他人奴婢減良人一等律於和誘擬軍例上減一等擬徒係屬錯誤至被誘之唐桂香及知情藏匿之廖張氏俱係畏罪自盡誘拐之犯例無加重明文應仍改照和誘本例擬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 嘉慶二十四年說帖

作中與婢冒名贖回轉賣

蘇撫 咨許輔成因貧將女四姐與張希愉作中與與人為婢張希愉冒名贖回誘允四姐捏寫婚書賣與人作妾將張希愉依和誘知情為首例擬軍

婦女欲回母家途徑誆誘嫁賣

道光三年案

江西司　查律載收留迷失子女不送官司而賣爲妻妾者杖九十徒二年半集註云收留而賣因於迷失猶有因盜而攘之義如因人迷路而誆引相隨乘人離怨而誘引出外因而賣人或自收留皆同和畧不得誤引此律等語今江西省頂嘏史大朋收留廖氏嫁賣一案核其情節廖氏與夫楊振潮口角被逐思回母家暫避因不識路徑沿途詢問適遇舊鄰史大朋央求送回史大朋詰知該氏被夫攆逐情由起

意嫁賣詭以天晚難行收留至家次日帶至郡陽縣
飯店勒氏改嫁廖氏無奈應允史大朋即認爲嬸嫂
說合嫁賣得受財禮等情是廖氏詢問歸寧路徑原
非迷失鄉貫無家可歸之人史大朋係該氏舊鄰即
不知其母家住址其夫自所稔悉乃乘該氏央求送
回輒起意誘令改嫁正與集註所載因人迷路而誆
引賣人之義相符該撫原擬將史大朋依收留迷失
子女賣爲妻妾律擬徒廖氏照律不坐本未允協是
以本部駁令另行審擬今該撫援引該省四十七年

乞婦迷路至家借宿收留嫁賣

黃學先收留袁劉氏嫁賣擬徒成案咨請仍照原擬咨部查黃學先係因袁劉氏乞食迷路自赴其家借宿因而收留與史大朋之在途誆誘者迥不相符 職等詳加酌核此案既據該撫訊明廖氏並非背夫在逃亦無與史大朋通姦情事其被史大朋誘拐嫁賣若該氏果不知情史大朋即例應擬絞今該撫既稱史大朋勸氏改嫁該氏無奈應允即與知情商同無異似應即將史大朋照誘拐例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廖氏依被誘之人減等滿徒例杖決徒贖交本

戀姦藏匿雖未出境即屬拐逃

查姦拐之案必將人拐往遠處藏匿不令人知方為誘拐今止移居對門鄰人共知共見本夫回見家門關鎖詢知鄰佑將婦我回撫應科以犯姦本罪乾隆十七年通行本內江蘇賈五案

夫領回毋庸再行咨駁以省案牘　乾隆五十七年說帖

晉撫　咨郭旺與高魁魁子雞姦和同逃匿一案查嘉慶十六年四川司審擬查三與伊氏通姦一案緣查三因李二縱妻伊氏與該犯通姦嗣李二與伊氏口角令該氏各投生路乘夫外出走至查三家告知前情該犯即將伊氏藏匿並未出境旋被拿獲送部審照和誘知情例擬結在案此案郭旺因哄誘年甫十五之高魁魁子雞姦該犯戀姦情熱將其領至家內留匿行姦是該犯因姦藏匿被姦之人實與拐逃

被拐若不知情
但拐未賣亦絞

無異自應按例擬軍核與查三藏匿姦婦伊氏一案
事異情同該省將郭旺依和誘知情爲首例擬軍高
魁魁了依被誘之人減等擬徒照律收贖查核情罪
均屬允協應請照覆 嘉慶十九年說帖

貴州司 查例載誘拐婦人不分已賣未賣但誘取
者被誘之人若不知情爲首者擬絞監候等語此案
楊光貴因知江胡氏與夫江隴居由川回楚江隴居
失落銀兩轉回尋取囑令胡氏先行尋覓飯店暫住
等候楊光貴見胡氏單身起意誘拐與王小五商允

賣銀分用卽尾隨胡氏行走追胡氏走至岔路因不
識路徑向問楊光貴誑言亦係回楚令其同行至張
老長店內楊光貴令胡氏在店住歇等候伊夫並將
希圖拐賣緣由私向張老長告知許以賣後分給銀
兩張老長素知楊光貴無賴不敢面斥其非含糊答
應乘閒私囑伊毋高氏轉向胡氏告知令其喊投鄉
約楊光貴聞知逃逸旋經本夫江隴居控告將楊光
貴獲案 職 等查誘拐婦女被誘之人若不知情不論
已賣未賣均例應繯首今楊光貴因見胡氏單身獨

姦拐婦女商賣年幼使女同逃

強搶婦女其婦自帶幼女未便併論眾賊強占良家妻女係

行起意拐賣業經誘至僻處張老長尚住宿被誘老胡氏並不知情該省將楊光貴擬以緩候爲從之王小五擬流與例相符似可照覆　嘉慶十五年說帖

直督　咨僧名濰承拐張張氏等一案此案僧名濰因張萬久外出向其妻張董氏妾張張氏調戲成姦嗣張萬久外歸不能續舊憶及張張氏年輕起意拐賣即私向張張氏商令同逃並以錢兒係伊使女亦可偕往俟覓有買主乘便往接張張氏應允名濰轉向袁識之史致和捏稱有妹張張氏並伊甥女因屯

僧人犯和誘藏本法加枷號居喪及僧道犯姦係

故無依况其覓主價賣經吳致和說合賣與賈添富爲妾議定身價名灘遂潛至張萬久家帶領張張氏同使女錢兒逃出被張萬久查知追獲將名灘等擬以軍徒等因咨部詳核案情名灘姦拐張張氏價賣罪止擬軍其將使女錢兒帶同逃走錢兒年僅九歲按律不分和畧罪應擬絞惟是否該犯起意未據確切聲明查閱供招名灘僅止使女可以同去一語似係張張氏起意隨帶該犯信口答覆之詞且錢兒係張張氏家使女自必聽從伊主指使即使名灘意圖

姦夫用藥迷拐
姦婦一死一傷

誘買亦必須向張張氏確切商明方可臨時拐帶令供看內均未敘及顯有不實不盡罪關生死應令研審妥擬 道光六年案

廣西撫 題李老末等與周三妹等通姦用藥迷拐致周三妹受毒身死一案查李老末商同韋日善各將姦好之周三妹周韋氏拐逃欲為夫婦將周三妹等引至巖洞續姦各將帶逃緣由告知周三妹等不允啼哭欲回李老末復商同韋日善採取山茄子擂入茶內揑稱送回囑周三妹等喫茶冀圖昏迷帶至

捆拐婦人子女殺害人命案內同謀未同拐之犯僅在本船看守亦無商同謀命於在場未經下手斬候例上量減擬流道光五年雲南省陳士祿說帖

遠處再行解醒致周三妹等俱各昏迷跌地韋氏經救得生周三妹毒重殞命查李老末等因姦婦周三妹等不允同逃輒敢用藥迷拐已有強情周三妹之被毒斃命實由李老末首先起意給服毒茶所致該省將該犯依律擬以斬候與律相符至韋日善將姦婦周韋氏拐逃聽從李老末給服毒茶致周昏迷帶至遠處再行解醒周韋氏幸而未死是該犯各拐各婦被誘之人實不知情該省將該犯依和誘知情例擬軍實屬錯誤該司議令改依誘拐婦人被誘之人

貴州流棍將子女拐往四川販賣爲首斬決爲從絞候之例並無已成未成之文今韋符應市經勾令販賣即被拿獲拐販尚屬未成只可擬請監斗斬候未便減流乾隆十三年駁案類鈔

不知情爲首例擬以絞候洵屬允協應請照辦奏

批迷拐一節係李老末首先起意韋日善聽從爲從似與爲首有別等因職等伏查韋日善與李老末各將姦婦周韋氏等引至巖洞續姦當該犯等一經告知拐逃情由周韋氏等不允啼哭其志已不可奪該犯輒聽從李老末給服毒茶致將昏迷帶至遠處再行係醒是該犯誘拐之情既乘姦婦昏迷不知之時似難與和誘知情並論迷拐雖由李老末首先起意聽從給服毒茶究由該犯欲爲夫婦所致韋日善一犯

代偷嬰孩嗑死案載屏去入服食條

偷抱幼孩爲子按哭氣閉身死

謊指良女願賣爲妾致女自盡

應請仍照該司改擬誘拐婦人被誘之人不知情爲首例擬絞監候以符例意而昭平允 嘉慶二十年說帖

晉撫 題趙韓氏因不能生育偷抱幼孩欲爲子嗣因幼孩啼哭慮被識聞用手按口致氣閉身死將趙韓氏照鬬殺律擬絞監候經本部駁令改照略誘良人爲子孫因而殺人律擬斬監候 嘉慶十九年案

直督 咨稱大麻子因李二託其買妾輒捏稱劉路氏願將孫女劉喚姐給人爲妾託其價賣以致劉喚姐聞知氣忿自盡該犯所係向李二謊指並言圖騙

弟將婦女拐賣
囑兄代為送往

欲拐婦女商令
搭船幫同護送

錢文並非設計誘賣將霍大麻子比依略賣良人為
妻妾因而殺人斬候律上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
里　道光二年案

安撫　咨鄭與潑因伊弟鄭德潑誘拐張氏嫁賣囑
該犯送往訊未同誘分贓惟不在來歷聽囑幫送應
比照並無和同誘拐斯賣各名數目例枷號兩個月發
落　嘉慶十九年案

蘇撫　咨馬成秀與時氏通姦欲行逃走馬成秀創
買備小船與素好之朱洪等商令代為搭帶多給錢

文宋洪洪等貪利應允馬成秀將時氏拐出下船經宋
洪等送至安徽旋被拿獲將宋洪等俱照誘拐爲從
例擬徒　道光元年案

已將婦女拐出
央令船戶載送

蘇撫　咨張大觀因與美姐通姦拐帶逃走見素識
之范寶琳搖船經過張大觀央懇載送並託代覓住
屋范寶琳詢知情由貪利允載並代爲容留得受謝
金將范寶琳依雖知拐帶情由暫容留數日例枷號
兩個月發落　道光元年案

誘逼婦女嫁賣
致其翁自盡

直督　題韓王氏等誘賣魏王氏不即贖回致伊翁

魏大氣忿自盡一案緣韓王氏夫故乏嗣抱養幼孩爲子取名韓才種地度日嘉慶七年六月初八日有魏添幅攜妻魏王氏出外尋工天晚欲行投宿韓王氏在外閒坐詢知來歷見魏添幅愚拙伊妻年輕隨起意誘賣即留住宿次早韓王氏揑稱鄰村李王氏家欲覓工作之人帶領前往令其在廟等候韓王氏同子韓才先赴素好之李王氏家商議誘賣情由李王氏允從隨將魏添幅夫妻留住家內許其尋主傭工至晚與魏王氏同炕睡宿韓王氏與李王氏用言

哄誘魏王氏並未答理韓王氏與李王氏商謀設計
至二十二日乘魏添幅出外工作韓王氏李王氏向
魏王氏詭稱已尋有雇主隨令韓才及李王氏之夫
李承祥一同伴送起身行至中途韓王氏誘令改嫁
魏王氏不允韓王氏等即以既不情願歸還飯錢五
千文之言向其挾制魏王氏無奈隨同進京至李王
氏素識之范倪氏家捏稱魏王氏夫故家貧伊翁魏
大託伊等至京尋主嫁賣范倪氏信以為實因李三
向託為伊戚說親次日邀李三至伊家看明講定身價

大錢二十五千文李承祥煩人寫契交假李三與范
倪氏均不知拐賣情由李三隨將魏王氏接回家中
韓王氏等將身價給范倪氏大錢三千五百文其餘
持回至家經魏添幅查問韓王氏始猶支飾後因難
以隱瞞始行實告並捏稱身價原有大錢十千文因
除去伊夫妻所食飯錢僅剩大錢六千五百文令其
收受魏添幅不依韓王氏聲言歸淸飯錢給還伊妻
魏添幅負錢回家告知伊父魏大隨轉告知伊媳之
母王王氏共措大錢三千五百文湊成大錢十千文

於七月二十六日找同韓王氏等一同進京將王氏
等又湊集大錢八千五百文向李三取贖而魏王氏
自至李三之家日思翁姑夫壻不忍改嫁於李三信
知伊戚同京完婚之際該氏即將實情向李三之妻
訴知轉告李三李三畏懼即向范倪氏告知囑其寄
信令韓王氏等到京取贖追魏大等到京李三允贖
惟因韓王氏名下尚短原給身價大錢六千五百文
囑令魏王氏暫住數日俟韓王氏錢文交清始行送
回至二十九日魏大與韓王氏吵鬧後即出京回家

將情由告知裴子旋因伊媳未回懷忿莫釋輒萌短見卽於八月初一日夜潛赴韓王氏門外樹上自縊殞命查韓王氏見魏王氏少艾伊夫魏添幅愚拙輒起意商同李王氏設計拐賣在途誘令改嫁魏王氏不允又逼索飯錢五千文向其挾制魏大往向取贖該氏猶不備辦錢文將魏王氏卽時贖回以致氏翁魏大忿激投繯殊屬不法將韓王氏依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細核案情雖王氏哄誘魏王氏改嫁魏王氏如果不願何以始終隱忍並無一言說破被誘情

節恐其早萌背夫改嫁之心且氏翁魏大因何自縊尤須究明根由如因韓王氏短交身價李三將魏王氏措留不令贖回魏大以伊媳未回憤急短見則罪坐所由自應以韓王氏擬抵今該督將韓王氏依被誘不知情科罪而魏王氏之是否背夫改嫁及魏大縊死之由俱未審訊明確應令研鞫妥擬去後旋據該督疏稱韓王氏實係誘拐魏王氏嫁賣未從復又設計誆至中途挾制恐嚇令其不得不從之勢且魏王氏於韓王氏甫走後左右無人挾制因思念翁姑

夫壻即於李三信知伊戚回京完姻之時向李三之妻訴知實情寄信韓王氏等取贖其爲並無背夫改嫁之心尤屬有據至魏大委因韓王氏短交身價不能將魏王氏贖回一時氣忿自縊仍照原擬具題核其情節尚屬相符應如所題韓王氏合依誘賣婦女被誘之人不知情爲首例擬絞監候李王氏聽從設計誘賣得錢分用應以爲從論第該氏有夫李承祥係屬共犯應罪坐其夫逸犯李承祥韓才緝獲另結魏王氏應毋庸議給與本夫完聚李三因身價未足

迷拐幼女折割
販賣令其化錢

不即給領照不應重律杖八十范倪氏訊非知情媒

合應免置議　嘉慶九年題准案○照駁案新編錄

廣東撫　題林亞貴與妻梁氏同李亞三駕船各處

乞食適李亞三在途見有毒蛇憶及前有不識姓名

花子傳說可以作藥迷人遂將蛇擊死煨灰攜回船

內與林亞貴商量迷拐幼孩迫船至開平縣屬適該

村做醮出會林亞貴起意令妻梁氏扮作良家婦女

看會給與迷藥迷拐幼孩梁氏往街見陳厚從之女

陳亞對持錢買餅梁氏將藥放於陳亞對頭上用手

拐得幼孩圖利共食其肉服採生折割科斷好文借捉牙虫為名遂有私孕婦人輒用藥打胎療骨合成然刑邪藥照奸徒傳習避刑邪術例首犯擬絞乾隆十一年所見集浙省謝世榮繳陸氏案

撫摩陳亞對昏迷跟隨梁氏走至船邀林亞貴强抱下船陳亞對叫喊梁氏手掩其口當即開船行至偏僻河面林亞貴令梁氏將陳亞對捆縛灌以朦汗藥酒梁氏將船板壓住陳亞對脊背李亞三捉住手腳林亞貴用剃刀先後割斷陳亞對手腳各筋梁氏復持針刺瞎陳亞對兩眼致成跛瞽欲圖叫化錢文以供食用嗣船至新會縣城林亞貴將陳亞對背負上街令其求化時有陳厚從鄰村醫生孫榮宗在彼賣藥認識陳亞對面貌詢知情由報知坊汛獲犯審供

不諱除李亞三監斃不議外查林亞貴梁氏迷拐陳
亞對割筋刺眼令其化錢非爲妖術惑人若依採生
折割律以凌遲似屬過重若傳照迷拐之例分別發
遣置折割於不論未免過輕查强盜律內若以藥迷
人圖財者罪同但得財者皆斬等語林亞貴梁氏將
陳亞對折割欲其化錢供給食用實與以藥迷人圖
財者事異而情同將林亞貴梁氏俱比律擬以斬決
等因應如所題比照以藥迷人圖財者斬律均擬斬
立決起獲㭊傢變價給付陳原從爲伊女衣食之資

與人犯姦拐業已自首免銷檔

林亞貴刻子飭發養育堂收養 乾隆十年刑准案○照所見集錄

奉天司　查名例律載犯罪未發自首者免罪若於法得容隱之親屬為之首聽如罪人自首法其姦者不在自首之律等語此案常明與白了頭通姦和誘同逃經常明胞兄常泰查知赴案呈首將常明等查獲查常明所犯和姦罪名按律雖不准首而所犯拐逃罪名不在不准自首之列今於事未發之先經伊胞兄赴案呈首自應依法得容隱之親屬為之首聽如罪人自首法免其和誘知情為首之罪並免銷檔

仍照和姦本例科斷常明應改依軍民相姦例枷號

一個月杖一百係旗人鞭責發落　道光十二年說帖

圖乞磁罈盛水
不知內有骨殖

浙江司　審辦秦二等誤乞骨殖磁罈一案查律載殘毀他人死屍及棄屍水中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棄而不失減一等註云謂屍在家或在野未殯葬將屍焚燒殘毀之類若已殯葬者自依發塚開棺見屍律從重論又例載發年久穿陷之塚開棺見屍為首一次者發邊遠充軍各等語是未殯埋者爲棄屍已殯埋者爲發塚律註分晰甚明未便牽混至發掘穿陷墳塚見屍擬軍之例本係指賊犯希圖盜取財物

因埋葬掘坑誤發平地墳塚開棺見屍照發年久穿陷之塚開棺見屍例擬軍　道光四年福建司孫大拴說帖

或險詐之徒貪人吉壤或陰圖侵損為有心故掘者而言若無心誤發穿塚見屍自當量為區別此案王大因秦三見大道旁邊露有磁罈向王大告述欲將磁罈盛水隨邀秦三至家攜取鐵鍬赴該處將磁罈刨出攜回家內揭開罈蓋將罈內黃土傾出見有碎炭並零星骨殖始知誤乞一時畏懼將碎炭骨殖傾在門外旋被拿獲送部據該司審明該犯等當時不知罈內藏有骨殖委係一時誤乞並非有心盜掘茲細核情節該犯等如果明知骨罈圖財有心發掘拋

刑部將裴庸見喬照發塚未開棺槨爲從擬杖九十徒二年半親老准留具奏改爲不准留發道光十三年邸抄

撤骨殖自應即照發掘年久穿塚見屍例擬軍今據訊明不知骨殖該犯等僅止希圖得罈盛水亦屬鄉愚見小恒情若概行投畀遠方未免與有心故發者無所區別該司將王大等分別擬徒罪名尚無輕縱惟於棄屍擬流上減等擬徒以已經殯葬之屍骨與未經殯葬者同論援引既未切當且棄屍律內載明不失屍始減一等而檢查供看骨殖曾否找獲之處並未敘及更難臆斷應將王大於發掘年久穿塚之塚開棺見屍爲首一次軍罪上量減一等杖一百徒

發掘骨匣內有布包未見骨殖

三年秦三照為從再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

道光四年說帖

吉林將軍　咨詢准布等發掘裔氏骨匣骨殖尚在布內包裹裝殮之物俱未遺失應作何定擬咨請部示等因查律載發掘他人墳塚開棺見屍者絞監候又例載發塚見棺鋸縫鑿孔抽取衣物並非顯露屍身者發近邊充軍各等語是發塚開棺與鋸縫鑿孔律例均有專條至盜開骨匣骨殖尚在布內包裹並無作何治罪明文惟思發塚見棺鋸縫鑿孔與開棺

刑部丞常二發
冢附之塚業經
損著骨殖即與
見屍無異應照
例擬罪道光十
三年邸抄

發掘僧塔偷竊
盜骨破罐多具

見屍罪名有絞候重戍之分總以屍骸曾否顯露為
斷則骨殖裝於木匣亦應以曾否見骨分別定擬今
訥津布等發掘喬氏墳塚僅止撬開骨匣其骨殖尚
在布內並未打開其情與鋸縫鑿孔無異查發塚見
棺一經鋸縫鑿孔即行按例擬軍未便因裝殮之物
尚未遺失再為寬縱該司議令將訥津布等照發塚
見棺鋸縫鑿孔例分別首從定擬尚屬允協應請照
辦　嘉慶二十年奉天司說帖

提督　奏送僧四起意糾同金大發掘僧塔偷竊盜

檢獲屍衣不即首告商同燒毀

骨磁罐一案查磚塔係僧人安放磁罐之所與常人墳塚無異將僧四依發掘墳塚開棺見屍律擬絞監候該犯發掘塔內所葬骨殖百數十具幾於棄毀殆盡殘忍已極應請

旨即行正法 嘉慶二十一年山西司現審案

河撫 奏張鎮川之母墳塚被刨開棺剝衣案內王立功於張五鎖檢獲屍衣不即首告輒商同燒毀滅跡應比照知人謀害他人不即首告律擬杖一百

嘉慶二十三年案

偷竊發塚棺內屍衣不准自首

湖廣司　查此案黃光邦屍柩係用樓板鑲成不用釘蓋既非棺木可比且係刨土淺埋並無墳塚實與發塚開棺見屍者不同至邵世安雖係邵壽先胞弟但已死黃光邦係邵壽先繼子黃光邦棺木屍衣俱係邵壽先盛殮是邵壽先即屬事主自難與親屬首告並論況開棺見屍卽與侵損於人無異亦不准自首該司將邵世安改照盜未殯未埋屍柩開棺見屍例發遣充軍聲明不准減等尚屬允協應請照辦

乾隆五十四年說帖

開棺見屍暴露屍身不准自首

盜浮厝屍棺分別治罪

江西撫　題潘友南等挖竊黃邱氏已埋屍棺剝取屍衣該撫以該犯係聞拿投首減等擬流等因具題本部以該犯開棺見屍暴露屍身剝取屍衣係屬損傷於人不可賠償並不在自首之列駁令改擬茲據遵駁更正將潘友南依律擬絞與例相符惟各省辦理未能畫一應即通行遵照至侵損於人不准自首律有明文毋庸纂例　嘉慶十九年說帖已通行

通政使右參議　奏稱　臣　本年隨班秋審見各直省招冊內發掘墳塚者分別照律定擬而浮厝被盜律

無明文輕重未符以致駁詰臣 聞江浙等省浮厝者
動經二三十年即西北各省未埋亦有遲至三五年
者乃有宵小之徒行穿竊之事尤爲慘毒縱不必加重
於發掘墳塚亦當一律治罪即如張瑞鑿損伊主母
之棺一案江蘇撫臣 照發掘已行而未見棺之律核
擬細繹律文發掘墳塚或造意動手旋經被人知覺
是以有已行而未見棺者浮厝之家已被拆土鑿棺
豈得謂之不見棺乎今張瑞受伊主之委託反行偷
竊拆土鑿棺慘忍已極查例內奴婢雇工人發掘家

長墳塚見棺槨者絞立決張瑞自應照例立決而撫
臣先擬將張瑞照開棺見屍減一等擬流今奉部駁
改照奴雇發掘家長墳塚已行未見棺例擬絞監候
皆緣律無浮厝被盜之條耳仰祈
勅下法司於發掘墳塚律內註明浮厝被盜者一體分別
定例治罪等語查律例內凡人發掘墳塚及未殯埋
而盜屍柩分別見棺見屍輕重定擬固屬周詳但細
繹律註內云屍在柩未殯在殯未埋乃專指在家或
暫停他所未經砌有磚石者言也其砌有磚石等類

偷刨浮厝屍棺尚未見屍遺火延燒侵殘毀死屍律擬流留養
道光五年直督咨席黑子案

瘗於野而藏之如該叅議所云遲至三五年及二三十年者則已有邱塋之形而實未埋於土是爲浮厝盜此等棺柩較之墳塚則情輕比之未殯埋則情重律內並未分晰註明作何治罪之條礙難援照辦理請嗣後盜開凡人浮厝見棺槨者照發掘他人墳塚見棺槨律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盜開凡人浮厝見屍者照發掘他人墳塚見屍律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爲從再各減一等倘有浮厝業已傾圮坍塌有偷盜棺外器物者仍照盜取器物磚石之律治罪至

奴雇盜開家長浮厝亦應分別等差嗣後凡奴婢雇工人盜開家長浮厝見棺槨者為首絞監候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開棺槨見屍者為首絞立決為從絞監候其毀棄撇撒死屍者仍照原例不分首從皆斬立決至停柩在家或在野未砌磚石有偷盜棺外器物者仍照竊盜律定擬不在此例至張瑞一犯係看守伊主母屍棺之人輒敢拆損浮磚將棺連鑿兩洞偷取首飾等物雖未開棺見屍情與開棺見屍者無異請將張瑞即照奴婢雇工人盜開家長浮厝開棺

誤信謠語撬開浮厝屍棺

撬蓋抽竊未埋屍棺並未見屍

槨見屍爲首例擬絞立決等因題准　乾隆六年通行

查嘉慶三十四年纂輯條例按語奴雇盜家長未殯未埋屍柩分別治罪一條卽係照張瑞案通行核定其常人盜未殯未埋屍柩久有專例故不復另立盜浮厝屍棺之條

蘇撫　咨外結徒犯張富觀誤聽伊妻病中譫語疑係殭屍將張維凝浮厝屍棺撬開棺蓋尚未見屍張富觀應比照盜未殯未埋屍柩未開棺槨例杖一百徒三年　嘉慶十八年案

廣西撫　咨秦文星等撬竊廖氏未埋屍棺內銀鐲一案查例載發掘墳塚見棺槨爲首者改發近邊充

軍其發塚見棺鋸縫鑿孔抽取衣物首飾並未顯露
屍身者發近邊充軍又盜未殯未埋屍柩未開棺槨
者杖一百徒三年如開棺見屍者爲首發邊遠充軍
各等語細繹例內見屍二字係指屍身顯然暴露者
而言若鋸縫鑿孔抽取衣飾並未顯露屍身在已埋
之屍棺既與見棺槨之例同科則未埋之屍柩自亦
應照未開棺槨例定擬此案秦文星起意商同冷新
久撬竊秦廖氏未埋屍柩僅止撬脫棺蓋鐵釘掀起
一縫伸手摸取銀鐲並未揭開棺蓋顯露屍身自應

損竊未埋屍棺
並未顯露屍身

照盜未殘未埋屍柩未開棺槨例擬徒該省將蔡文
星比照盜未埋屍柩未開棺槨例加等擬流殊未允
協蔡文星應改照盜未埋屍柩未開棺槨例杖一百
徒三年為從之冷新久杖九十徒二年半

嘉慶十四年說帖○查盜未殘未埋屍柩鋸縫
孔為首一二次杖一百徒三年之例係嘉慶二十
四年纂定彼時無可援引故照前例擬徒

東城察院　移送白八受雇撥送戴四之女屍棺因
見棺蓋後釘脫出起意竊取棺內鞋隻扳啟蓋縫用
手摸取不期手勢過重致將棺蓋前釘一併帶脫趁

發掘已埋蓆包
屍身

勢拾取該屍耳環仍將棺蓋釘好並無剝脫屍衣顯
露屍身於盜未埋屍柩開棺見屍一次為首擬軍例
上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案 道光元年浙江司現審
蘇撫　題徐貴長等發掘朱倘名孫女屍身殘毀圖
詐一案查律載發掘他人墳塚開棺見屍者絞監候
註云招魂而葬亦是等語查招魂而葬係有棺無屍
是發掘有棺無屍者既與有屍並論則發掘無棺之
屍比類參觀自應亦照有棺律科斷雖律例並無明
文檢查乾隆二十年河南省貢士桀倫例買復智無

棺之屍比例擬軍部駁買復留殮本無棺削包屍之
蓆即與棺無異該犯業已見屍得贓自應依律擬絞
等因在案此案徐貴長因向黃邦彥討會不允挾有
嫌隙嗣見朱伺名孫女病故用蒲包包裹埋於田地
該犯憶及黃邦彥家道殷實起意發掘殘屍移放黃
邦彥田內訛詐即邀允素好之曾名山偕至埋屍處
所用樹枝掘鬆泥土用手爬開揭去蒲包提出屍身
曾名山用刀將屍頭割下連屍身放入籃內該犯背
至黃邦彥田內撩棄而散該省將徐貴長依發掘他

入塚開棺見屍律擬絞監候曾名山依爲從例擬軍職等公同商酌從前賈士傑之案部駁以買復棺殮木無棺則包屍之席即與棺無異蓋言律內招魂而葬見棺內衣物即與見屍同論彼以棺內之物可作爲屍此即以包屍之物可作爲棺也雖係遠年成案第立論甚爲平允今徐貴長與賈士傑案情如出一轍該省擬罪斷語亦與賈士傑一案部駁斷語暗相符合是該省審辦此案未始非查從前成案核斷既有成案足依似可照覆 嘉慶十五年說帖

偷刨被犬刨穵
蓆包頭露屍身

掘取布包屍身
與誤見屍不同

直督　咨聲有杜等發掘馬郭氏已埋屍身查該屍僅用蘆蓆包裹且因地土冰凍掘坑不深用浮土掩蓋並非用棺裝殮聲有杜等因見墳土被風括落露出包屍蘆蓆曾被犬隻刨穵其屍身本已頭露將聲有杜比照盜發年久穿陷之塚開棺見屍為首一次例發邊遠充軍孫文成以為從一次例擬徒四年俱面刪發塚二字　道光四年案

蘇撫　咨潘士翔掘取陳介年家孩屍焚燒一案緣陳介年之子端觀生未一月旋卽身死陳介年用白

布紅紙稻捆縛赴公墳之旁掩埋潘士翔因索詐董
浦氏錢文犯案經州杖責該犯回家棒瘡疼痛記憶
舊買不全醫書內有調治棒瘡藥方需用孩屍骨同
紅花赤芍等藥修合因知陳介年家有死孩埋於公
墳之側遂往掘取該屍正在燒化即被陳介年聞與
往看樹獲潘士翔檢視該屍止燒去草布笄頭屍身
尚未燒燬報驗審明將潘士翔比照江西符文淵它
掘符禹甸之父棺屍身擬軍之案照發掘年久穿陷
之冢開棺見屍一次為首例擬軍但該犯發掘孩屍

計圖煉棄幸未燬化情罪較重應否改發巴里坤種地聽候部議等因查符文瀾因符罸何將父棺遷埋伊祖墳山理阻不允初欲乞去其棺不容埋葬不意符禹甸之父屍本無棺以致誤見身屍自與有意開棺見屍者不同是以援引比擬今陳介年已死幼孩端觀係用草布包裹已掩埋成塚是草布即屬棺木乃潛土掘欲圖煉棄刨屍燒骨核其初意勢必見屍既已發掘復用火燒燬所包草布實與開棺見屍者無異且致孩屍被燒筋縮其情尤與開棺僅見身屍

燒洞乞竊西湖浮厝棺內朝珠

者更慘與符文瀾爭地掘棺無心見屍之情事不同應分另行妥擬去後旋據遵駁改依發塚開棺見屍律擬絞監候錄 乾隆二十四年題准案○照駁案彙鈔

浙撫 奏乞竊西湖山內厝棺賊犯俞瑞祥等一案查辦理案件務須研鞫確情以憑擬斷至案關匪徒燒棺竊取財物積慣殘忍更應從嚴究辦未便稍事姑容致滋輕縱此案俞瑞祥係屬刺匪與丙伴張阿三向在空厝屋內棲住嗣俞瑞祥起意乞竊棺內什物糾允張阿二吳阿大先後赴朱王氏等厝屋撥門

竊賊遺火延燒事主屋內屍棺

湖南省文相輔案被威逼人致死條

進內用火燒棺鑿洞摸取棺內香木朝珠等物賣錢花用經御史蘇釋叅奏奉
旨嚴緝追緝獲俞瑞祥張阿三到案嚴訊該犯等所燒實止十棺並未開棺見屍亦未損及骨殖該撫將俞瑞祥等依積匪猾賊例擬軍等因具奏臣 等詳核供招俞瑞祥等盜竊棺內什物據該犯等供係用火逼焦再行挖洞探摸事非頃刻能成據該犯等供旬日之內共三夜共挖十棺首夥僅止三人何能一夜連竊數棺是所供燒洞盜竊之處已難憑信至棺內香木

朝珠裝殮時自係掛於屍身項脖該犯燒穿之洞據驗橫直長上自二寸至三寸有餘不等何能將朝珠伸手抽取若非撬開棺蓋移動屍身斷難摸及朝珠該撫所稱並未損及骨殖顯係曲爲開脫且硫磺係應禁之物該犯等連燒數棺所用硫磺自復不少其買自何處何人必須嚴究下落亦未便任聽該犯等以不識姓名藥店買得之語含混捏供糊塗了事該撫於此等情節均未詳訊明確率將該犯等照積匪猾賊例擬並不惟引斷未協情節亦多支離應令該

撫研訊眞情另行妥擬再查該犯等燒毀之屑棺離城僅止數里並非偏僻處所該地方官豈竟全無見聞何以不即嚴拏究辦以致旬日之間燒至十具之多實屬縱惡養奸該地方官亦有應得處分應於定案時一併查參辦理等因奉

旨部駁甚是此案俞瑞祥等燒棺竊取財物據驗所燒之洞自二寸至三寸有餘不等何能遽將朝珠抽取自有撬開棺蓋移動屍身情事該撫所稱並未損及骨殖一語殊難憑信明係將賊犯罪名從輕問擬預爲地方官

盜屍圖詐是層
是埋詳細勘驗

開脫處分頗檢向來辦事疲軟經朕棄瑕錄用乃於地方盜竊案件仍縱惡養奸因循怠玩不能實力整頓又欲為部曹乎著傳旨申飭該撫即親提案犯覆加研究如有開棺見屍情節即行按律定擬具奏毋再徇庇含混致干咎戾欽此嘉慶二十年說帖○此案覆審係教供詐認見主令教囚反異係內

蘇撫　咨陳宏南等盜屍圖詐一案查律載發掘他人墳塚開棺見屍者絞監候又發掘常人墳塚開棺見屍為從一次者發近邊充軍又盜未殯未埋屍柩及發年久穿陷之塚開棺見屍為首一次者發邊遠

充軍爲從一次者照雜犯流罪總徒四年　各等語此案陳宏南因與張東才等路過薛盛茂田邊見薛隴英屍棺平放田內上蓋浮土被野獸爬開露出棺尾撬損後護陳宏南起意移屍圖詐糾允張東才等乘夜將已損棺尾後護板挖落拖出屍身輪流背至陳玉虞等田內詐得錢穀均分將屍移埋義塚而散該省將陳宏南等比照發年久穿陷之塚開棺見屍例分別首從擬以軍徒等因查薛隴英屍棺是否安葬入壙抑係浮厝未埋原咨內並未聲敘明晰亦未敘

有事主薛盛茂供詞僅稱勘得薛盛茂田內有小墳一座墳後泥土被野獸爬開露出棺尾等語是薛隴英屍棺若係未葬何以即謂之爲墳該屍既尚可指負圖詐其非年久可知何以屍棺即被野獸爬損且該省勘驗時並未將如何蓋土封固情形詳細查明又何以知係獸爬確非該犯等發掘是該屍或葬或厝及該犯等盜屍曾否發掘該省尚未勘訊明確遽將該犯等比照發年久穿陷之塚例問擬殊屬草率應請駁令該省詳細勘明研訊妥擬 道光七年說帖

首犯先已開棺
從犯後至剝衣

奉尹　題麋王等發掘王許氏墳塚剝取衣物一案查發塚之例重在開棺見屍無論有無竊情均應按律治罪此案從犯鄭景順於首犯開棺業已見屍後始行商同剝取衣物因較之商謀開棺圖竊者稍輕惟該犯等所供因麋玉見新葬墳塚露出棺角撬取棺蓋焚燒烤火待該犯踵至始行商剝屍衣殊非情理似應駁令覆審以昭核實

糊尾　此案麋玉發掘王許氏墳塚剝取屍衣將屍遺棄被狗撕殘食殊屬藐法應如所題麋玉合依發掘他人墳塚開棺見屍律

擬絞監候該府尹等疏稱鄭景順因糜玉先經開棺
見屍該犯隨後聽從商剝屍衣與糜同刨掘開棺見
屍者有間請照發掘他人墳塚開棺見屍爲從一次
近邊充軍例上量減擬徒等語查鄭景順與糜玉均
屬乞丐糜玉既見新葬墳塚露出棺角撬開棺蓋自
係意在圖竊後因寒冷復焚燒棺蓋烤火斷無因起
意烤火始行開棺待該犯經至始行商剝屍衣之理
況用鐵鏟刨土以及負蓋焚燒亦非一人頃刻所能
謂該犯僅止事後商同幫撬屍身剝賣屍衣難以遽

發塚案內被逼迫從並未動手

信如果先經商謀即於開棺時並未幫同下手迨後隨同撿屍丟棄以致慘遭獸食即應依開棺見屍爲從例擬軍該承審各官輕信該犯串飾避就之詞遽爲議減不足以成信讞所有鄭景順一犯應令該府尹等再行研訊確情按例妥擬 嘉慶二十年說帖

陝督 題許志祿偷刨張幅等墳墓開棺剝衣案內之許志祥係伊兄許志祿毆逼勉從同往該犯隨至墳所仍不敢動手幫刨尚屬畏法許志祥應於開棺見屍爲從一次擬軍例上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發塚案內因懼走回事後分贓

發塚案內在場瞭望即屬爲從

嘉慶二十一年案

江西撫　咨陳紅毛孜聽從已故之鍾德林乞竊楊文元墳塚先經同行後聞犬吠走回與在場幇同開棺見屍者有間第事後分贓應於開棺見屍爲從軍罪上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嘉慶二十五年案

陝西司　查例載開棺見屍爲從一次改發近邊充軍等語今陝督題高拐子偷刨楊朱氏墳墓開棺見屍案內將在場瞭望之劉學隆朱魏家狗依開棺見屍爲從例擬軍又陝撫題宋添成偷刨董有學墳墓

發塚案內領路指引並未分贓

開棺見屍案內將在場瞭望之趙厚依發掘常人墳塚見棺槨爲從例擬徒查開棺見屍案內在場瞭望之犯雖未隨同首犯開棺但爲首之犯因恃有瞭望之人得遂其肆行發掘剝取屍衣其瞭望之犯即係爲從該司將擬軍之劉學隆朱魏家狗議請照覆擬徒之趙厚改依開棺見屍爲從例擬軍似可照辦

嘉慶元年說帖

蘭撫 題漆王瓣赴妻兄李萬甫家投宿見莊前有拋散紙錢詢係馬姓物故新葬即起意掘墳商令閆

此例載盜賊窩主條

娃娃同乞並邀李萬甫同行李萬甫不肯滚王辯又央懇令伊子李百家存兒引路李萬甫令子同行滚王辯等行至墓所李百家存兒指明先自回家滚王辯閆娃娃二人掘土開棺剝衣回至李萬甫家李萬甫不願分贓滚王辯與閆娃娃俵分旋將滚王辯拿獲審照發塚開棺見屍律擬絞監候李萬甫令子引路律無正條應比照窩線不上盜又未得財但為賊探聽事主消息通線引路照強盜窩主不行又不分贓擬流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李百家存兒應

同時同地發掘二塚從犯擬絞

從父命引路照不應重律杖八十　乾隆十一年題准案○照所見集錄

蘇撫　題張張氏聽從吳毛七發掘何錦堂家祖墳三塚內一塚業已開棺見屍二塚石坑已開露出二棺朽爛骨殖無存將張張氏從一科斷依爲從一次例擬軍經本部查該氏聽從吳毛七發掘何錦堂家祖墳內何劉氏一塚業已開棺見屍其何徐氏何凌氏二塚現據勘驗明確兩塚石坑已開露出兩棺均已朽爛骨殖衣物無存並據聲明若屍骨尚存亦已顯露卽與見屍無異今首犯吳毛七已在塚內損取

發塚三次首從各犯未便加重

舊釘等物先後遞交該氏接收是鐵釘所在卽屍之所在損釘之處卽屍身頭露之處且發塚開棺害及枯骨發一塚則一屍受其害如連發多塚連開多棺情節尤爲慘忍雖係同地同時其暴露屍骸則非一具爲首之犯定律不分次數概擬絞候罪已至死無可復加爲從之犯例係分別次數治罪自應以所見之屍爲發塚次數方與例義相符駁令將張張氏改照爲從三次例擬絞監候 嘉慶十七年通行

吉林將軍 咨同時連發三塚以上首從各犯應請

加重辦理等因查律載發掘他人墳塚開棺見屍者絞監候又例載發掘墳塚開棺見屍為從一次者發近邊充軍二次者發烟瘴充軍三次及三次以外擬絞監候為從三次審係幫同開棺秋審入於情實僅止在外瞭望入於緩決至三次以外雖止瞭望俱擬情實各等語是發塚開棺見屍一二次之案首從罪分重輕如至三次及三次以上之從犯因其毀害屍骸情殊殘忍故與首從一律問擬絞首以示懲創至首犯罪名不以次多而加重者蓋定律定例罪名皆

有所止不能因從犯之罪與首犯相同即將首犯加
重若遇案惡欲區分首從不惟窒礙難行亦深乖定
律定例之本意今該同知以案件無有不分首從稱
盜之最重者莫如強劫從前強盜得財不分首從皆
斬康熙五十四年議定法所難宥者正法情有可原
者發遣此項發塚見屍之犯其情節之慘忍甚於強
盜如一時連掘多塚見屍首從各犯同擬絞候不足
以懲兇頑請將尋常開棺見屍之犯首從仍照尋常
例擬罪其同時連發三塚及三塚以上之首犯擬以

絞決爲從下手發掘見屍分贓者擬以絞候秋審入於情實未分贓者入於緩決僅止隨行瞭望並未分贓者發遣新疆爲奴詳經該將軍咨請部示等因查律例內指明不分首從者不一而足如盜制書印信內府財物等項均係不分首從科罪該同知謂案件無不分首從已屬錯誤至發塚見屍雖殘及枯骨究係行同鼠竊非若強盜公然肆刦者可比乃謂甚於強盜所論亦屬過當且發塚見屍之從犯分別次數治罪本應以所發之塚數爲憑並不計時地之同異

暨發塚之先後從前江蘇省將同時連發三塚之從犯依一次例擬軍是以本部照例駁改並通行各省遵照初未嘗謂先後發掘三塚者其情輕同時連發三塚者其情重也況發掘三塚雖爲時先後不同而被害之塚數則一又何有輕重之別該同知以同時連發三塚之首從欲加重於先後發掘三塚之首從更屬意爲軒輊再査發塚開棺見屍之首犯本律罪止絞候即發掘多塚亦止應從一科斷猶如强盜連刼數家首犯亦止斬決不得加擬梟示者情事相類

如謂連發二塜首從問擬絞候無所區別則竊盜科竊八次以上贓未滿貫之案首從一體擬軍又三犯之賊科竊二三次逾貫同時並發首犯從一科斷罪止絞候如為從亦係三犯止聽科夥竊一次亦與首犯同擬絞候豈非首從無分該同知遽欲將連發三塜之首犯加擬立決設遇連發七八塜及十塜以上勢必遞加斬梟罪名終有所止又將如何區別耶至發塜見屍為從三次之犯頭在幫同開棺而不頭在分贓秋審即以曾否幫同開棺分別實緩如為從至

發塚七次首犯
加擬絞決

三次以外則概擬情實亦係罪有所止之義若如所議同時連發三塚以上從犯幫同開棺見屍分贓者入實未分贓者入緩僅止瞭望又未分贓者擬遣是徒欲使首犯速就刑誅而轉縱從犯得以倖生甚非懲創兇殘之道總之定律定例具有深意未可率違應見遐議更張所有該撫重擬詳請示之處均毋庸議應仍令恪遵定例辦理嘉慶十九年奉天司說帖

河撫　題蘇七盤次發塚開棺見屍應否改為絞決聽候部議一案查發塚開棺見屍為首一次即應擬

竣其發塚開棺至多次者例無作何辦理明文此教

蘇七遊發郭得時等七塚剝竊屍衣該省將該犯依

律擬絞監候聲明發塚開棺見屍至七次之多兇殘

已極應否改爲擬絞立决聽候部議等因查疊次發

塚開棺見屍爲首例內雖無加重之條惟開棺見屍

爲從及盜未殯未埋屍柩開棺見屍爲首爲從一次

罪止軍徒若三次及三次以上即例應擬絞比類參

觀則發塚開棺見屍七次之首犯情節太覺兇殘自

應較爲首僅止一二次之犯從重辦理以示懲戒旣

據該省聲請改擬絞決似應照擬稿尾查律載發掘他人墳塚開棺見屍絞監候等語此案蘇七刨稱鄭得時等墳塚剝取屍衣應如該撫所擬蘇七合依發掘他人墳塚開棺見屍律擬絞監候查該犯疊次發塚開棺見屍至七次之多兇殘已極亦應如所題請
旨將該犯擬絞立決以昭炯戒　道光二年說帖

發掘前代藩王先賢名臣墳墓

北撫　咨拿獲賊犯王明飛張幗琳等先後發掘前明王墳並常人墳塚一案審明各該犯等先行發掘廣濟縣張家嶺明封荆端王朱厚烇墳塚一次又發

掘廣濟縣王家塚明封荊莊王朱載墭墳塚一次又
發掘蘄州李公嶺塚明封悼惠王朱見浉墳塚一次
又發掘蘄州虎狼口明封懷順王朱見潭墳塚一次
又發掘蘄州荒草畈明封莊和王朱祐構墳塚一次
此五塚或已空掘有洞抽出殉物或已刨動浮土尚
未見棺其餘所發各塚係常人墳塋自應分別定擬
惟查例載發掘貝勒貝子公夫人等墳塚見棺者爲
首絞決爲從皆絞監候未至棺者爲首絞監候爲從
發邊遠充軍如有發掘歷代帝王陵寢先賢名臣及

前代藩王墳墓者俱照此例治罪等語細繹例內前代藩王字義係專指分藩親王而言其藩王之子分封郡王各墳如有發掘應否照藩王之例一體辦理例內並無明文此案所發各塚內如荊端王朱厚烇考之明史世表係荊藩朱瞻堈第五世孫於正德二年襲封又荊莊王朱載墭係荊藩第六世孫初封永定王後因子翊鉅襲荊追封王謚曰莊此二王或係承襲荊封或係因子追封即與初封藩王無異自應照例辦理至懷順王朱見潭分封都昌悼惠王朱見

菏分封都梁邢郡王朱祐構分封樊山此三王雖係
荆藩子孫分封王爵不過因荆藩推恩所及似與藩
王有間且前明藩王甚多其後嗣輾轉襲傳亦不知
凡幾即如荆藩子孫除承襲荆封外尚有分封六郡
之多襲傳二十餘王之衆以此類推則郡王不可勝
數如過其墳被掘均照藩王一例辦理未免漫無區
別所有現獲發掘郡王墳塚各犯應否均照發掘前
代藩王墳塚定擬抑或照常人墳塚酌量加等之處
罪名有關生死出入未敢草率定讞再如先賢名臣

重其有功德於世例內亦嚴發塚之罪但先賢一條可以列於從祀之典爲斷至自古名臣等亦不一若不確切指明則載在史冊者不可勝數或聲望稍著而並無衛民報國之功設遇有此等案件其子孫必藉口名臣希圖重辦民命所繫不可不防原例所指亦甚未明晰相應咨請部示等因詳查定例止有發掘前代藩王塋塚專條並無發掘前代郡王墳塚作何治罪明文其例稱前代藩王俱專指分藩親王遞相承襲者而言如因其子繼襲藩王追封其本身祖

父及將藩王之子孫推恩分封各郡王雖並列王爵
究與分藩親王遞相承襲者不同例內僅言藩王墳
墓則追封分封之王不在此例明矣惟既係藩王之
祖父子孫即與齊民不同其墳墓被掘若與發掘常
人墳冢一例問擬未免無所區別此等案件除犯至
死罪毋庸加等外其罪不至死各犯應照常人酌量
加等以示懲儆此案王明飛等發掘明封荊端王朱
厚烇等五塚內荊端王朱厚烇一塚係承襲荊封即
屬藩王自應照發掘前代藩王墳墓例問擬至荊莊

王朱誠㙛係追封之王朱見潭等三王係分封之郡王未便照藩王一律同科應於發掘常人墳塚例上酌量加等定擬其發至多次按常人本例即應加等者仍照本例再行加等治罪原咨內又稱先賢一條可以從祀之典爲斷至自古名臣等次不一原例所指未甚明晰一併請示遵辦等語查先賢名臣均有功德於世故例嚴發塚之罪該撫所稱先賢一條以列於從祀之典爲斷自屬正辦至歷代名臣雖等次不一而自古史冊所載有濟國惠民之功聲望昭著

雇工發掘主墳
地保知而不拿

者

大清會典內亦均有從祀名位可考此外稍有名望而並
無功德祀典所不載者即不能與名臣並論設遇此
等案件自亦應以祀典為斷
大清會典一書昭如日星其子孫亦斷不能紛紛藉口希
冀通辦相應咨覆遵照辦理　道光三年通行已纂例

蘇撫　題唐自謙與子唐薦糾人發掘雇主阮鍾
瑗家祖墳五棺撇撒骨殖該犯係雇給阮鍾瑗家看
管墳塋依雇工發掘家長墳冢毀棄撇撒死屍者不

分首從擬斬立決該犯等盜次發掘兇殘已極應加
梟示唐自猛身充鄉地於發冢重情知而不拿送事
主查獲向告猶不協報以致賊犯遠颺應比照知情
藏匿罪人減罪人罪一等律上再減一等杖一百徒
三年道光元年案

刑案匯覽卷二十終